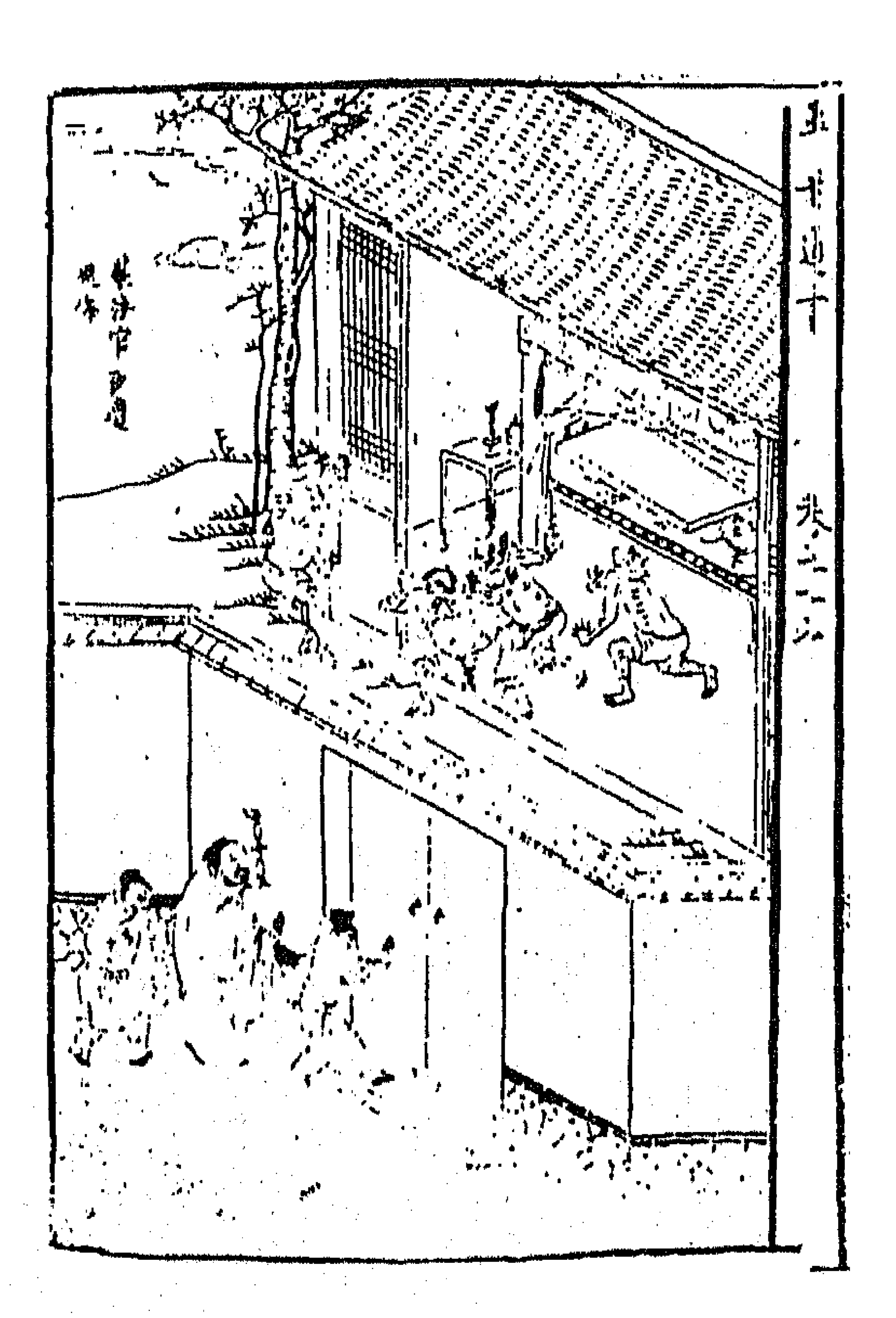
警世通言





第二十七卷

假神仙大鬧華光廟

欲學為仙說與賢　長生不老是虛傳
少貪色慾身康健　心不瞞人便是仙

話說故宋時杭州普濟橋有個寶山院乃嘉泰中所建又名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那五顯

一顯聰昭聖孚仁福善王
二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
三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
四顯直昭聖孚愛福惠王

五顯德昭聖孚信福慶王

此五顯乃是五行之佐最有靈應或言五顯即五通此謬言也紹興初年丞相鄭清之重修添造樓房精舍極其華整遭元時兵火道侶流散房垣倒塌左右民居亦皆凋落至正初年道士募緣修理香火重興不在話下單說本郡秀才魏宗所居於廟相近同表兄服道勤讀書於廟旁之小樓魏生年方一十七歲丰姿俊雅性復溫柔言語俯仰宛如處子每赴文會同輩輒調戲之呼爲魏娘子魏生羞赧發赤自此不會賓客只在樓上溫習學業兼服生朝夕相見一月

服生固毋　湘同家侍族魏生獨居樓中讀書終日
設忽聞有人叩門生疑表兄之來也開而視之但一
先生黄袍藍袖綠拂綸巾豐儀英雅香風襲襲有出
世凌雲之表背後跟着個小道童也生得清秀捧着
個珠紅盒子先生自說吾乃純陽呂洞賓雲遊四海
偶爾經過此地空中聞子讀書清亮殷勤皆學必取
科甲且有神仙之分吾與汝宿世有緣今當度汝仰
汝獨居特特來訪魏生聽說又驚又喜連忙下拜請
純陽南面坐定自己側坐相陪洞賓叫道童拿過盒
子擺在桌上都是鮮異菓品和那山珍海錯馨香撲

賓所用紫金杯，白玉壺，其壺不滿三寸，出酒不竭，其酒色如琥珀，味若醍醐，洞賓道，此仙液仙酒，惟吾仙家受用，以子有緣，故得同享，魏生此時恍恍惚惚，如已在十洲三島之中矣，飲酒中間，洞賓道，今夜與子奇遇，不可無詩，魏生欲覩仙筆，即將文房四寶列於几上，洞賓不假思索，走筆賦詩四首，

黃鶴樓前靈氣生　蟠桃會上聚玄英

劍橫滄海秋光動　氣文沖雲上玉京　其一

嵯峨棟宇接雲淵　身在蓬瀛覺裡眠

一覺不知天地老　[illegible]幾桑田　其二

一粒金丹羽化奇　就中玄妙少人知
夜來忽聽鈞天樂　知是仙人跨鶴時　其三
劍氣橫空海月浮　遨遊頃刻過神洲
蟠桃歷盡三千度　不計人間九百秋　其四

字勢飛舞魏生賛不絕口洞賓聞道子聰明過人可
隨意作一詩以覘子仙緣之遲速也魏生亦賦二絕

十二峰前瓊樹齊　此生何似躡天梯
消磨寰宇塵氛淨　漫着霞裳禮玉樞　其一
天空月空雨悠悠　絕勝飛吟亭上遊
夜靜玉簫天宇碧　直隨鶴馭到瀛洲　其二

洞賓覺果目親觀生微笑道予有瀛洲之志真仙種也昔西漢大將軍霍去病禱於神君之廟神君現形願爲夫婦去病大怒而去後病篤復遣人哀懇神君求救神君曰霍將軍體弱吾欲以太陰精氣補之霍將軍不悟謂爲淫慾遂絕見絕今日之病不可救矣去病遂死仙家度人之法不拘一定豈是凡人所知惟有緣者信之不疑耳吾更賜子一詩詩云

相逢此夕在瓊樓　翻階燈前且自留
玉液斟來晶影動　珠璣賦就峽雲收
漫將風世人間了　出[illegible]救天上修

從此岳陽消息近　白雲天際自悠悠

魏生讀詩會意亦答一絕句

仙境清虛絕慾塵　凡心那雜道心貞
後庭無樹栽瓊玉　空羨隋陽堤上人

二人唱和之後意益綢繆洞賓命童子曰夫今夜吾當宿此又向魏生道子能與吾相聚十晝夜當令子精完氣足日亂爲言魏生信以爲然酒酣洞賓先寢魏生和衣睡於洞賓之側洞賓道凡人肌肉相湊則神氣自能往來若和衣各睡吾不能有益於子也乃扶魏生於懷爲之解衣拔枕而臥洞賓欵欵撫摩漸

至卯浪魏生欲竊其仙氣隱忍不發至雞鳴時洞賓與魏生說仙機不可漏洩來此未明與子暫別夜當再會推窓一躍已不知所在魏生大驚決爲真仙取夜來金玉之器看之皆真物也制度精巧可愛枕席之間餘香不散魏生疑思不已至夜洞賓又來與生同寢一連宿了十餘夜情好愈密彼此俱不忍舍二夕洞賓與魏生飲酒說道我們的私事昨日何仙姑赴會回來知道了大發惱怒要奏上玉帝你我都受罪我再三求告方纔息怒他見我說你十分標致要來看你夜間相會請你休得小心求服他我們

在裡面攛掇倘得歡喜起來從了也不見得若得仙
做一家這事永不露出來得他太陰氣亦能少助
魏生聽說心中大喜到日間疾忙置辦些美酒精餚
菓品等候到晚且喜這幾日服道勸不來只魏生一
個在樓上魏生見更深人靜了焚起一爐好香擺下
酒菓又穿些華麗衣服雜扮整齊等待二仙只見洞
賓領着何仙姑逕來樓上看這仙姑顏色柔媚光豔
射人神采奪目魏生一見神魂飄蕩心意飛揚那時
身不由已雙膝跪下在仙姑面前何仙姑看見魏生
果然標致心裡真實歡喜到假意做個惱怒的模樣

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攪亂清規不守仙範那果是出家憒憒人的道理既然如此其中有喜魏生叩頭謝饒洞賓也陪着小心求服仙姑仙姑說道你二人既然如此罷且饒這一次說了便要起身魏生再三苦留說道從俗粗蔬聊表寸意洞賓又懇懇攛掇說略飲數杯見意不必固辭若去了便傷了仙家和氣仙姑被留不過只得勉強坐了輪番把盞洞賓又與仙姑說魏生高才能詩今夕之樂不可無咏仙姑說既然如此請師兄起何洞賓也不推辭

每日遨遊戀玉卮　呼小仙伴樂須斯　洞賓

一吾儕與因知巳　幾朶金蓮出碧池 仙姑
物外幸逢瓊珮媛　人間亦許鳳凰儀 魏生
殷勤莫爲桃源誤　此夕須調琴瑟絲 洞賓

仙姑覽詩大怒道、你二人如何戲弄我、魏生慌忙磕頭謝罪、洞賓勸道、天上人間、其情則一、況是瓊珮神女行雲、此皆吾仙家故事也、世上佳人才子、猶爲難遇、況魏生原有仙緣、神仙聚會、彼此一家、何必分體別形、效塵俗硜硜之態乎、說罷、仙姑低頭不語、弃其裙帶、洞賓道、和議已成、魏生可拜謝仙姑俯就之恩也、魏生速忙下拜、仙姑笑扶而起、入席再酌、盡歡而

龍是夜三人共殺魏生先近仙姑次後洞賓翠翹既綫際闘歡娛一夜仙姑道我三人此會真是奇緣可於枕上聯詩一律仙姑首唱、

滿目輝光滿目烟　無情翻被有情牽 仙姑

春來楊柳風前舞　雨後桃花浪裡顛 魏生

須信仙緣應不爽　没將好事了當年 仙姑

香銷夢遶三千界　黄鶴樓邊一夜眠 洞賓

鷄鳴將二仙起身欲別魏生不舍再三留戀哀求今夜重會仙姑含着羞說道你若謹慎不向人言我當源源而至自此以後無夕不來或時二仙同來或時

時一仙自來雖表兄服生同宿書樓一壁之隔[illegible]來去全不露跡如此半載有餘魏生漸漸黃瘦[illegible][illegible]餓餒飲食日減夜間偏覺健旺無奈日裡倦怠只想就枕服生見其如此模樣叩其染病之故魏生堅不肯吐服生只得對他父親說知魏公到樓上看了兒子大驚乃取鏡子教兒自家照看魏生自覩形骸之狀亦覺駭然魏公勸兒回家調理兒子那裡肯回乃請醫切脈用藥調理是夜二仙又來魏生述容顏黃瘦父親要搬回之語洞賓道凡人成仙脫胎換骨定然先將俗肌消盡然後重換仙體此非肉眼所知也

魏生由此不疑理藥也不肯喫藥過數日看看一絲兩氣魏生着了忙仍扶掙從樓上守着兒子同宿到夜半兒子向着床裡說鬼話魏公叫喚不醒連喚慌服道劫掙起身來看只見魏生口裡說二位師父怕怎的不要去伸出手來一把扯住都扯了父親魏公雙眼流淚叫我兒你病勢十死一生元自不肯實

〔圈〕那二位師父是何人想是邪魅魏生道是兩個仙人來度我的不是邪魅魏公見兒沉重不管他肯不肯顧了一乘小轎擡回家去將息兒子道仙人與我紫金杯白玉盞在書櫃裡與我檢妝匣櫃看時那裏

紫金白玉都是黄泥白泥捏就的。魏公道我只說見得不是仙人是邪魅了。魏生恰纔心流只得將廟中刹遇經陽後遇仙姑始末敘了一遍。魏公大驚，一面教媽媽收拾淨房伏侍兒子養病，一面出門訪問個袪妖的法師。走不多步，恰好一個法師手中拿着法環搖將過來，朝着打個問訊。魏公連忙答禮，問道師父何來。道法師說道弟子是湖廣武當山張三手老爺的徒弟，姓裴法名守正，傳得五雷法，普救人世，因見宅上有妖氣，故特動問。魏公聽得說話有些來歷，慌忙請法師到裡面各位裡坐。茶罷，就把兒子的事

備細說與裴法師知道。裴道說令郎今在何處、魏公就邀裴法師進到房裡看魏生。裴道一見魏生就與魏公說令郎却被兩個雌雄妖精迷了、若再迷旬日不治、這命休了。魏公聽說慌忙下、拜說道萬望師父慈悲、垂救犬子則個不敢忘。裴法師說我今晚就與你拿這精怪。魏公說如此甚好、或是要甚東西吾師說來、小人好去安排。裴守正說要一付熟三牲、和酒菓、五帖紙馬、香燭、淨碗、黃紙之類。分付畢、又道暫且別去、晚上過來。魏公送出門囑道晚上准望光降、裴法師道不必說、照舊又來街上搖着法環而

魏公慌忙買辦合用物件都齊備了只等法師來把兒到晚裴法師來了魏公接着法師說要用俱已完備不知要擺在那裡裴道說就擺在令郎房裡擺兩張桌子進去擺下三牲禮物燒起香來裴道戴上法冠穿領法衣仗着劍步起罡來念動咒訣把硃砂書起符來正要燒這符去只見這符都是赤濕的燒不燃裴法師罵道畜生不得無禮把劍望空中砍將去這口劍被妖精接着拿去懸空釘在屋中間動也動不得裴道心裡慌張把平生的法術都使出來一些也不靈魏公看着裴道說師父頭上戴的道冠

兒那裡去了、裴道說我不曾除下、如何便沒了、又是作怪、這怕使人去尋、只見門外有個尿桶、這道冠兒浮在尿桶面上、撈得起來時、燭臭如何戴得在頭上、裴道說、這精怪妖氣太盛、我的法術敵他不過、你自別作計較、魏公見說、心裡雖是煩惱、免不得把話兒收了、請裴道來堂前散福、喫了酒飯、夜又深了、留裴道在家安歇、彼此俱不歡喜、裴道也悶悶的自去側房裡脫了衣服睡、纔要合眼、只見三四個黃衣力士、扛四五十斤一塊石板壓在裴道身上、口裡說謝賊道的好法、裴道壓得動彈不得、氣也透不轉、慌了、

只得叫道有鬼救人救人原來魏公家裡人尚未睡
未了還不曾睡聽得裴道叫喊魏公與家人拿着燈
火走進房來看裴道時見裴道被塊青石板壓在身
上動不得兩三個人慌忙扛去這塊石板救起裴道
來將姜湯灌了一回東方已明裴道也醒了裴道梳
洗已罷又喫些早粥辭了魏公自去不在話下魏公
見這般模樣夫妻兩個淚不曾乾也沒奈何次日表兄
服道勸來看魏生魏公與服生備說夜來裴道着鬼
之事怎生是好服生說道本廟華光菩薩最靈感原
在廟裡被精了我們備些禮物做道疏文燒了神道

正必勝邪，豈可枉得。服生與同會李林等說了，這些會友個個愛惜魏生，爭出分子，備辦牲物香燭紙馬酒菜，擺列在廟道面前，與魏公拜獻，就把疏文宣讀：

惟神正氣播乎山川，善惡不爽，威靈布於寰宇，禍福無私。今魏宇者，讀書本廟，禍被物精，男女不分，貧夜歡娛於一廟，陰陽無間，晨昏肆樂於兩情，尚且相交不顧，踰墻之戒，無媒而合，自同鑽穴之污，先假魏陽，此頑不已，復托何氏，淫褻無休，致使魏生形神搖亂，全無清爽之期，心志飛揚，已失承長之道。或月怪，或花妖，殄之以滅其跡；或山精，或水

魅祛之使屏其形陽倚匿居物泰戶安無殃皆合

惟神是禱李林等拜疏一去

疏文念畢焚化了紙錢在廟裡散福眾人因論呂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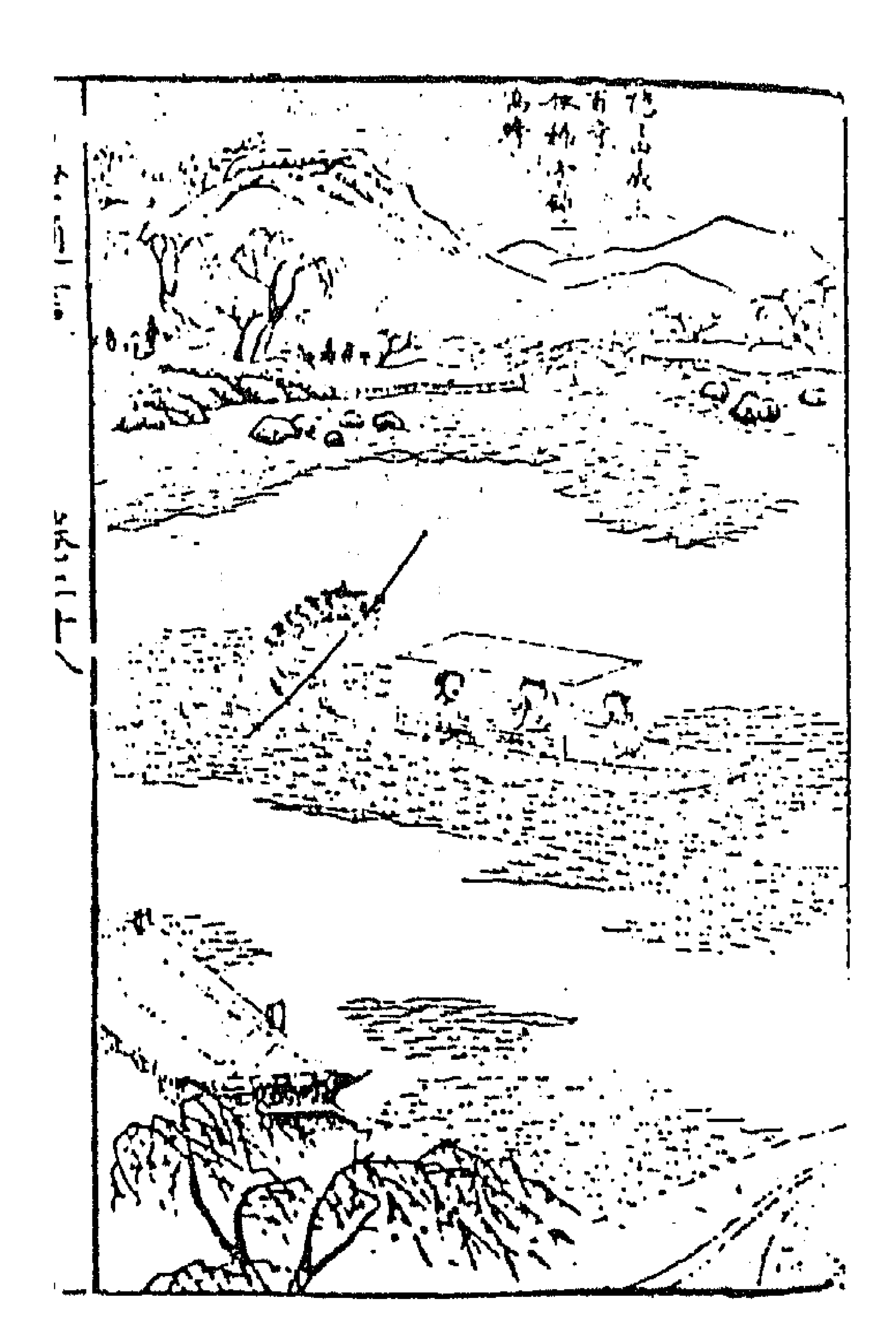
質何仙姑之靈李林道忠清巷新建一座純陽菴我們明早同去拈香道陳此事倘然呂仙有靈必然應驗眾人齊聲道好次日同會十人不約而齊都到純陽祖師面前拈香拜禱轉來回覆了魏公從此夜爲始魏生漸覺清爽但元神不能驟復魏公心下已有三分歡喜過了數日仍備三牲祭禮往華光廟一則賽願二則保祐眾友同去都在階下拜神禮畢化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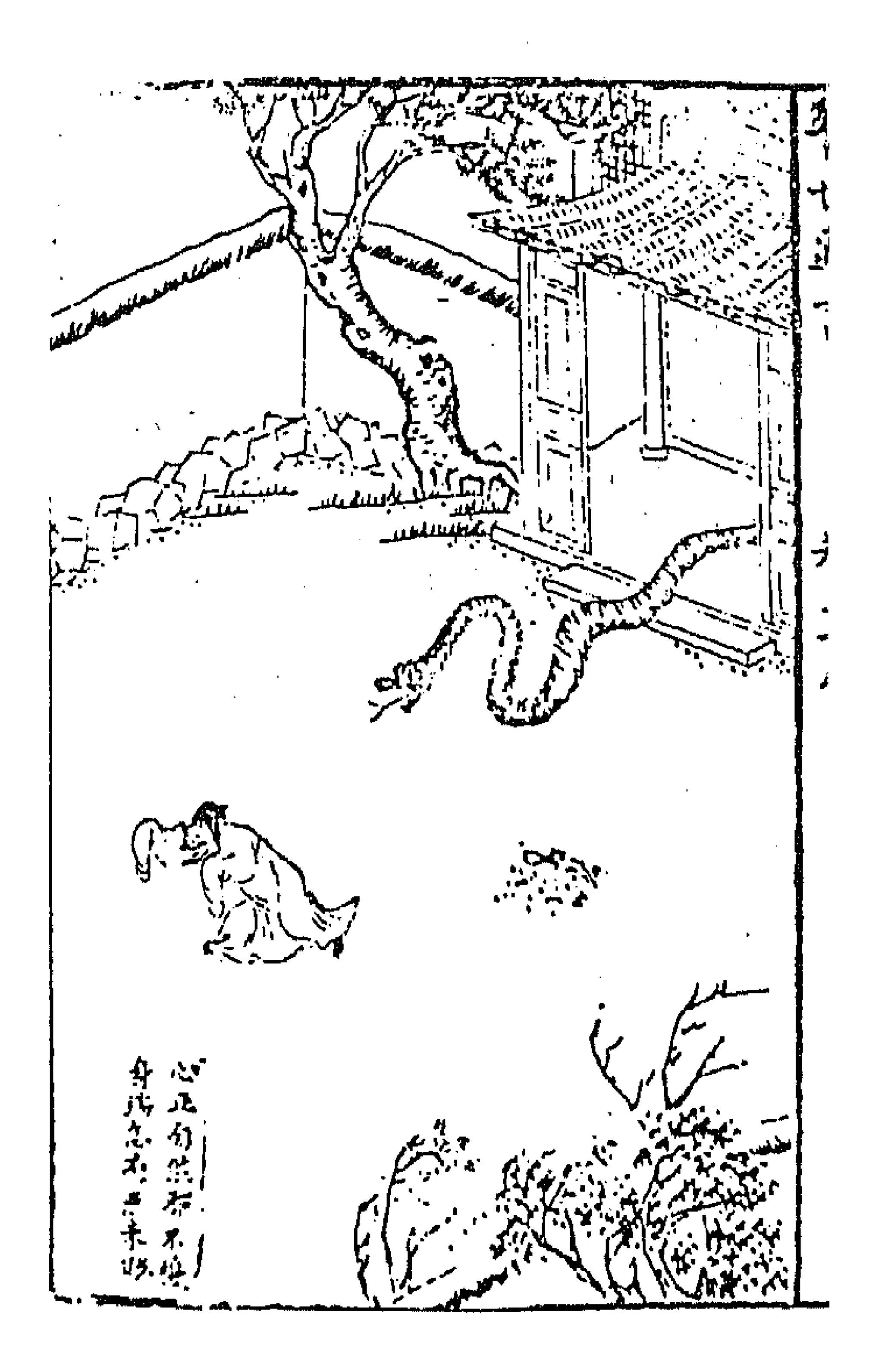
只見魏公受崇啓聞太歸步向供桌上坐了儼然不動叫道魏則使你兒子的性命虧我救了我乃五顯靈官是也衆人知華光菩薩將顯都來參拜叩問魏宇所惑何等妖精神力如何救救蘇蠍將方能全受魏公曰魏又說道這二妖乃是多年的龜精一雕一雄慣迷惑少年男女若神放得真了先差部下去拿他二妖神通廣大反爲所敗吾神親往收捕他兀自假扮呂洞賓何仙姑名色抗拒不服大戰百合不分勝敗恰好洞賓同仙姑亦知此事奏聞玉帝命神將天兵下界與仙姑封爲善自[illegible]二妖逃走去烏

江孟子河裡去躲吾神將火輪去燒得出來又與交戰被洞賓先生飛劍斬了雄的邈精雌的遁竄在東海水陰中受苦來不敢出吾神與洞賓仙姑奏聞上帝上帝要并治汝子迷惑之罪吾請奏道他是年幼書生一時被惑父母朋友俱悔過求饒況此生後有功名可以恕之上帝方准免罰你看我的袍袖都戰裂了那雄蛇精的腹殼被吾神劈來埋於後園碧梧樹下你若要兒子速愈可取此殼煎湯用酒服之便愈也說罷魏公跌倒在地下衆人扶起喚醒問他時魏公故不曉得吾適附體一事衆人向魏公說這備

神魏公隨與就神帳中看神道命神果然裂開往後園碧桃樹下掘起浮土見一個板約有三了之長箱盛血肉魏公取歸煎膏入酒與魏生吃一日三服比及痊完病已全愈於是父子往祭先廟祭拜與神道換袍又往純陽菴燒香後魏生果中科甲有詩為證

真要由來本白心　神仙豈肯助邪淫
人心不被邪淫惑　眼底蓬來便可尋




心正何然存不愧

第二十八卷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話說西湖景致山水鮮明晉朝咸和年間山水大發洶湧流入西門忽然水內有牛一頭見渾身金色後水退其牛隨行至北山不知去向鬨動杭州市上之人皆以為顯化所以建立一寺名曰金牛寺西門即今之湧金門立一座廟號金華將軍當時有一番僧法名渾壽羅到此武林郡雲遊玩其山景道靈鷲山

前小峰一座忽然不見原來飛到此處當時人皆不信僧言我記得靈鷲山前峰嶺喚做靈鷲嶺這山洞裏有個白猿看我呼出爲驗果然呼出白猿來山前有一亭今喚做冷泉亭又有一座孤山生在西湖中先曾有林和靖先生在此山隱居使人搬挑泥石砌成一條走路東接斷橋西接棲霞嶺因此喚作孤山路又唐時有刺史白樂天築一條路南至翠屏山北至棲霞嶺喚做白公堤不時被山水衝倒不只一番用官錢修理後宋時蘇東坡來做太守因見有這兩條路被水衝壞就買木石起人夫築得堅固六橋上

夾紅欄杆堤上栽種桃柳到春景融和端的十分好景堪描入畫後人因此只喚做蘇公堤又孤山路畔起造一條石橋分開水勢東邊喚做斷橋西邊喚做西寧橋真乃

隱隱山藏三百寺　依稀雲鎖二高峯

說話的只說西湖美景仙人古跡俺今日且說一個俊俏後生只因遊玩西湖遇着兩個婦人直惹得幾處州城鬧動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筆編成一本風流話本單說那子弟姓甚名誰遇着甚般樣的婦人惹出甚般樣事有詩爲證

清明時節雨紛紛　路上行人欲斷魂
借問酒家何處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官宦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却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舖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忽一日許宣在舖內做買賣只見一個和尚來到門首打個問訊道貧僧是保叔塔寺內僧前日已送饅頭并卷子在宅上今清明節近追

孫祖宗、望小乙官到寺燒香、勿誤、許宣道、小子准來、和尚相別去了、許宣至晚歸姐夫家去、原來許宣無有老小、只在姐姐家住、當晚與姐姐說今日保叔塔和尚來請燒箱子、明日要薦祖宗、走一遭了來、次日早起買了紙馬蠟燭經幡錢垛一應等項、喫了飯、換了新鞋襪衣服、把箱子錢馬、使條袱子包了、逕到官巷口李將仕家來、李將仕見了、問許宣何處去、許宣道、我今日要去保叔塔燒箱子、追薦祖宗、乞叔叔容暇一日、李將仕道、你去便回、許宣離了舖中、入壽安坊、花市街、過井亭橋、往清河街後錢塘門、行石函橋

迴放生碑、逕到保叔塔寺、尋見送饅頭的和尚、慚悔過疏頭、燒了發子、到佛殿上看衆僧念經、喫齋罷、別了和尚、離寺迤逦閒走、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來看林和靖墳、到六一泉閒走、不期雲生西北、霧鎖東南、落下微微細雨、漸大起來、正是清明時節、少不得天公應時、催花雨下、那陣雨下得綿綿不絕、許宣見腳下濕、脫下了新鞋襪、走出四聖觀來尋船、不見一隻、正沒擺佈處、只見一個老兒、搖着一隻船過來、許宣暗喜、認時正是張阿公、叫道張阿公搭我則個、老兒聽得叫、認時、原來是許小乙、將船搖近岸來、道小

乙官着了雨不知要何處上岸許宣道湧金門上岸
這老兒扶許宣下船離了岸搖近豐樂樓來搖不上
十數丈水面只見岸上有人叫道公公搭船則個許
宣看時是一個婦人頭戴孝頭髻烏雲畔插着些素
釵梳穿一領白絹衫兒下穿一條細麻布裙這婦人
肩下一個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頭上一雙角髻戴
兩條大紅頭鬚插着兩件首飾手中捧着一個包兒
要搭船那老張對小乙官道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一
發搭了他去許宣道你便叫他下來老兒見說將船
傍了岸邊那婦人同丫環下船見了許宣起一點朱

唇露兩行碎玉深深道一個萬福許宣慌忙起身答禮那娘子和丫鬟艙中坐定了娘子把秋波頻轉瞧着許宣許宣平生是個老實之人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傍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那婦人道不敢動問官人高姓尊諱許宣答道在下姓許名宣排行第一婦人道宅上何處許宣道寒舍住在過軍橋黑珠兒巷生藥舖內做買賣那娘子問了一回許宣尋思道我也問他一問起身道不敢拜問娘子高姓潭府何處那婦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嫁了張官人不幸亡過了見葬

在這雷嶺爲因淸明節近今日帶了丫鬟往墳上
掃了方回不想値雨若不是搭得官人便船實是
狼狽又閑講了一回迤邐船搖近岸只見那婦人道奴
家一時心忙不曾帶得盤纏在身邊萬望官人處借
些船錢還了並不有負許宣道娘子自便不妨些須
船錢不必計較還罷船錢那雨越不住許宣挽了上
岸那婦人道奴家只在箭橋雙茶坊巷口若不棄時
可到寒舍拜茶納還船錢許宣道小事何消掛懷天
色晚了改日拜望說罷婦人共丫鬟自去許宣入湧
金門從人家屋簷下到三橋街見一個生藥鋪正是

李將仕兄弟的店、許宣走到鋪前、正見小將仕在門前、小將仕道、小乙哥晚了、那裏去、許宣道、便是去保叔塔燒菴子、着了雨、望借一把傘則個、將仕見說、叫道、老陳把傘來與小乙官去、不多時、老陳將一把雨傘撑開道、小乙官、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傘、不曾有一些兒破、將去休壞了、仔細仔細、許宣道、不必分付、接了傘、謝了將仕、出羊壩頭來、到後市街巷口、只聽得有人叫道、小乙官人、許宣回頭看時、只見沈公井巷口小茶坊屋簷下、立着一個婦人、認得正是搭船的白娘子、許宣

道娘子如何在此白娘子道便是雨不得住鞋兒都
踏濕了教青青回家取傘和脚下又見晚下來望官
人搭幾步則個許宣和白娘子合傘到壩頭道娘子
到那裏去白娘子道過橋投箭橋去許宣道小娘子
小人自往過軍橋去路又近了不若娘子把傘將去
明日小人自來取白娘子道却是不當感謝官人厚
意許宣沿人家屋簷下冒雨回來只見姐夫家當直
王安拿着釘靴雨傘來接不着却好歸來到家内喫
了飯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夢中共日
間見的一般情意相濃不想金鷄叫一聲却是南柯

一夢正是

心猿意馬馳千里　浪蝶狂蜂鬧五更

到得天明起來梳洗罷喫了飯到鋪中心忙意亂做些買賣也沒心想到午時後思量道不說一謊如何得這傘來還人當時許宣見老將仕坐在櫃上向將仕說道姐夫叫許宣歸早些要送人情請假半日將仕道去了明日早些來許宣唱個喏逕來箭橋雙茶坊巷口尋問白娘子家裏問了半日沒一個認得正躊躕間只見白娘子家丫鬟青青從東邊走來許宣道姐姐你家何處住討傘則個青青道官人隨我來

許宣跟定青青走不多路道只這裏便是許宣看時
見一所樓房門前兩扇大門中間四扇看街槅子眼
當中掛頂細密朱紅簾子四下排着十二把黑漆交
椅掛四幅名人山水古畫對門乃是秀王府牆那丫
頭轉入簾子內道官人請入裏面坐許宣隨步入到
裏面那青青低低悄悄叫道娘子許小乙官人在此
白娘子裏面應道請官人進裏面拜茶許宣心下遲
疑青青三回五次催許宣進去許宣轉到裏面只見
四扇暗槅子窗揭起青布幕一個坐起桌上放一盆
虎鬚菖蒲兩邊也掛四幅美人中間掛一幅神像桌

大抵一般　仍都不說

上放一個古銅香爐花瓶那小娘子向前深深的道一個萬福道夜來多蒙小乙官人應付週全識荆之初甚是感激不淺許宣道些微何足掛齒白娘子道少坐拜茶茶罷又道片時薄酒三盃表意而已許宣方欲推辭青青已自把菜蔬果品流水排將出來許宣道感謝娘子置酒不當厚擾飲至數盃許宣起身道今日天色將晚路遠小子告回娘子道官人的傘舍親昨夜轉借去了再飲幾盃著人取來許宣道日晚小子要回娘子道再飲一盃許宣道飲饌好了多感多感白娘子道既是官人要回這傘相煩明日來

取則個許宣只得相辭了回家至次日又來店
中買賣又推個事故却來白娘子家取傘娘子見來
又備三盃相款許宣道娘子還了小子的傘罷不必
多擾那娘子道既安排了略飲一盃許宣只得坐下
那白娘子篩一盃酒遞與許宣啟櫻桃口露榴子牙
嬌滴滴聲音帶著滿面春風告道小官人在上真人
面前說不得假話奴家亡了丈夫想必和官人有宿
世姻緣一見便蒙錯愛正是你有心我有意煩小乙
官人尋一個媒證與你共成百年姻眷不枉天生一
對却不是好許宣聽那婦人說罷自己尋思真個好

一段姻緣若取得這個渾家也不枉了我自十分肯了只是一件不諧思量我日間在李將仕家做主管夜間在姐夫家安歇雖有些少東西只好辦身上衣服如何得錢來娶老小自沉吟不答只見白娘子道官人何故不回言語許宣道多感過愛實不相瞞只爲身邊窘迫不敢從命娘子道這個容易我囊中自有餘財不必掛念便叫青青道你去取一錠白銀下來只見青青手扶欄杆脚踏胡梯取下一個包兒來遞與白娘子娘子道小乙官人這東西將去使用少欠時再來取親手遞與許宣許宣接得包兒打開看

時，卻是五十兩雪花銀子，藏於袖中，起身告辭，
把傘來還了許宣。許宣接得，相別一逕回家，把銀子
藏了。當夜無話。明日起來，離家到官巷口，把傘還了
李將仕。許宣將些碎銀子買了一隻肥好燒鵝、鮮魚、
精肉、嫩雞、果品之類提回家來，又買了一樽酒，分付
養娘丫鬟安排整下。那日卻好姐夫李募事在家。飲
饌俱已完備，來請姐夫和姐姐吃酒。李募事卻見許
宣請他，倒吃了一驚道：今日做甚麼子壞鈔？日常不
曾見酒盞兒面，今朝作怪！三人依次坐定飲酒。酒至
數杯，李募事道：尊舅，沒事教你壞鈔做甚麼？許宣道

多謝姐夫切莫笑話輕微何足掛齒感謝姐夫姐姐管待多時一客不煩二主人許宣如今年紀長成恐慮後無人養育不是了處今有一頭親事在此說起是姐夫姐姐與許宣主張結果了一生終身也好姐夫姐姐聽得說罷肚內暗自尋思道許宣日常一毛不拔今日壞得些錢鈔便要我替他討老小夫妻二人你我相看只不回話吃酒了許宣自做買賣過了三兩日許宣尋思道姐姐如何不說起忽一日見姐姐問道曾向姐夫商量也不曾姐姐道不曾許宣道如何不曾商量姐姐道這個事不比別樣的事倉卒

看得丈見姐夫這幾日面色心焦，不知何事，
問他，方纔道姐姐你如何不上緊這個有甚難處，
只怕我姐夫出錢故此不理，計宜便起身往陳府
中開箱取出白娘子的銀兩，把與姐姐道：不必推辭，
只要姐夫做主，姐姐道：若我多將在叔叔家中住
管叫趨得這些私房，可知道要要老婆你且去我要
往陳府說李勝事，歸來姐姐道：丈夫可知，小則要要
老婆原來自趨得些私房，如今教我倒換些零碎使
用，我們只得與他完就這親事，則個李勝再聽說，
道：原來如此，得他積得些私房也好，拿來我看，你要

的寔忙將出銀子遞與丈夫李榮接在手中看來
跟去看了上面鑿的字號大叫一聲苦不好了全家
是死了那妻喚了一驚問道丈夫有甚麼利害之事李
榮乖道數日前邵太尉庫内封記鎖押俱不動又無
地穴得入平空不見了五十錠大銀見今着落臨安
府捉捉賊人十分緊急沒有頭路得獲累害了多少
人出榜緝捕寫着字號錠數有人捉獲賊人銀子者
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及窩藏賊人者除正犯外全
家發邊遠充軍這銀子與榜上字號不差正是邵太
尉庫内銀子即今捉捕十分緊急正是火到身邊顧

不得親眷自可去撥明日事露實難分說不管他人的借的偷的寄的也不要累我只得將銀子出首免了一家之害老婆見說了合口不得目睁口呆當時拿了這錠銀子逕到臨安府出首那大尹聞知這話一夜不睡次日火速差緝捕使臣何立何立帶了夥伴并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到官巷口李家生藥店提捉正賊許宣到得櫃邊發聲喊把許宣一條繩子綁縛了一聲鑼一聲鼓解上臨安府來正值韓大尹陞廳押過許宣當廳跪下喝聲打許宣道告相公不必用刑不知許宣有何罪大尹焦躁道眞贓正賊有

何理說還說無罪邵太尉府中不動封鎖不見了一錠大銀五十錠見有李募事出首一定這四十九錠也在你處想不動封皮不見了銀子你也是個妖人不要打喝教拿些穢血來許宣方知是這事大叫道不是妖人待我分說大尹道且住你且說這銀子從何而來許宣將借傘討傘的上項事一一細說一過大尹道白娘子是甚麼樣人見住何處許宣道聽他說是白三班白殿直的親妹子如今見住箭橋邊雙茶坊巷口秀王墻對黑樓子高坡兒內住那大尹隨即便叫緝捕使臣何立押領許宣去雙茶坊巷口捉

拿本婦前來何立等領了鈞旨一陣做公的逕到褒茶坊巷口秀王府墻對黑樓子前看時門前閉着一僻中間兩扇大門門外迎楷階坡前却是垃圾一條竹子橫夾着何立等見了這個模樣到都呆了當時就叫捉了隣人上首是做花的住大下首是做皮匠的孫公那孫公擺忙的喫他一驚小腸氣發跌倒在地衆隣舍都走來道這裏不曾有甚麼白娘子這屋不五六年前有一個毛巡檢合家時病死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來買東西無人敢在裏頭住幾日前有個風子立在門前唱喏何立教衆人解下橫門竹竿

裏面冷清清地起一陣風捲出一道腥氣來衆人都
吃了一驚倒退幾步許宣看了則聲不得一似呆的
做公的數中有一個能膽大排行第二姓王專好酒
吃都叫他做好酒王二王二道都跟我來發聲喊一
齊鬨將入去看時板壁坐起桌凳都有來到胡梯邊
教王二前行衆人跟着一齊上樓樓上灰塵三寸厚
衆人到房門前推開房門一望床上掛着一張帳子
箱籠都有只見一個如花似玉穿着白的美貌娘子
坐在床上衆人看了不敢向前衆人道不知娘子是
神是鬼我等奉臨安府大尹鈞旨喚你去與許宣執

謂公垂那娘子端然不動好酒王二道眾人都不直
自前怎的是了你再將一罈酒來與我喫了做我不
着提他去見大尹眾人連忙叫兩三個下去提一罈
酒來與王二喫王二開了罈口將一罈酒喫盡了道
做我不着將那空罈撞着帳子內打將去不打萬事
皆休纔然打去只聽得一聲響却是青天裏打一個
霹靂眾人都驚倒了起來看時床上不見了那娘子
只見明晃晃一堆銀子眾人向前看了道好了計數
四十九錠眾人道我們將銀子去見大尹也是擺扎了
眾人都到臨安府何立將前事稟覆了大尹大尹道

定是妖怪了也。范都人無罪寧家。差人送五十錠銀子與邵太尉處，附個緣由，一一稟覆過了。許宣照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決杖免刺，配牢城營做工，滿日疏放。牢城營乃蘇州府管下。李募事因出首許宣，心上不安，將邵太尉給賞的五十兩銀子，盡數付與小舅作為盤纏。李將仕與書二封：一封與押司范院長，一封與吉利橋下開客店的王主人。許宣痛哭一場，拜別姐夫姐姐，帶上行枷，兩個防送人押着，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先把書去見了范院長并王主人。王主人與他官府上下

使了錢打發兩個公人去蘇州府下了公文交割了
犯人討了回文防送人自回范院長王主人保領許
宣不入牢中就在王主人門前樓上歇了許宣心中
愁悶壁上題詩一首

獨上高樓望故鄉　愁看斜日照紗窗
平生自是真誠士　誰料相逢妖媚娘
白白不知歸甚處　青青豈識在何方
拋離骨肉來蘇地　思想家中寸斷腸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又在
王主人家住了半年之上忽遇九月下旬那王主人

一直在門首閒立看街上人來人往只見遠遠一乘轎子旁邊一個丫鬟跟着道借問一聲此間不是王主人家麼王主人連忙起身道此間便是你尋誰人丫鬟道我尋臨安府來的許小乙官人主人道你等一等我便叫他出來這乘轎子便歇在門前王主人便入去叫道小乙哥有人尋你許宣聽得急走出來同主人到門前看時正是青青跟着轎子裏坐着白娘子許宣見了連聲叫道死冤家自被你盜了官庫銀子帶累我喫了多少苦有屈無伸如今到此地位又趕來做甚麼可羞死人那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

怪我今番特來與你分辯這件事我且對主人說而與你說白娘子叫青青取了包裹下船許宣道你是鬼怪不許入來攔住了門不放他那白娘子與主人深深道了個萬福道奴家不相瞞主人在上我怎的是鬼怪衣裳有縫對日有影不幸先夫去世教我如此被人欺負做下的事是先夫日前所為非干我事如今怕你怨暢我特地來分說明白了我去也甘心主人道且教娘子入來坐了說那娘子道我和你到裏面對主人家的媽媽說門前看的人自都散了許宣入到裏面對主人家并媽媽道我為他偷了官

許宣道如此如此因此教我喫場官司如今又趕到此有何理說白娘子道丈夫留下銀子與我好意把你我也不知怎的來的許宣道如何做公的捉你之時門前都是垃圾就帳子裏一響不見了你白娘子道我聽得人說你為這銀子捉了去我怕你說出我來捉我到官妝幌子羞人不好看我無奈何只得走去華藏寺前姨娘家躲了使人擔垃圾堆在門前把銀子安在床上央鄰舍與我說謊許宣道你卻走了去教我喫官事白娘子道我將銀子安在床上只指望要好那裏曉得有許多事情我見你配在這裏我便

帶了些盤纏搭船到這裏尋你如今分說明白任
我去也啟是我和你前生沒有夫妻之分那王主人
道娘子許多路來到這裏難道就去且在此間住幾
日却理會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再三勸解娘子且住
兩日當初也曾許嫁小乙官人白娘子隨口便道羞
殺人終不成奴家沒人要只為分別是非而來王主
人道既然當初許嫁小乙哥却又回去且留娘子在
此打發了轎子不在話下過了數日白娘子先自奉
承好了主人的媽媽那媽媽勸主人與許宣說合選
定十一月十一日成親共百年諧老光陰一瞬早到

吉日良時白娘子取出銀兩央王主人辦備喜筵二人拜堂結親酒席散後共入紗廚白娘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正好歡娛不覺金雞三唱東方漸白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日爲始夫妻二人如魚似水終日在王主人家快樂昏迷纏定日往月來又早半年光景時臨春氣融和花開如錦車馬往來街坊熱鬧許宣問主人家道今日如何人人出去閒遊如此喧嚷主人道今日是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你也好去承天寺

裝閒走一遭許宣見說道我和妻子說一聲也去看一看許宣上樓來和白娘子說今日二月半男子婦人都去看臥佛我也看一看就來有人尋說話回說不在家不可出來見人白娘子道有甚好看只在家中卻不好看他做甚麼許宣道我去閒耍一遭就回不妨許宣離了店內有幾個相識同走到寺裏看臥佛遶廊下各處殿上觀看了一遭方出寺來見一個先生穿着道袍頭戴逍遙巾腰繫黃絲絛腳着熟麻鞋坐在寺前賣藥散施符水許宣立定了看那先生道貌道是終南山道士到處雲遊散施符水救人病

患災厄有事的向前來邪先生在人叢中看見許宣頭上一道黑氣必有妖怪纏他叫道你近來有一妖怪纏你其害非輕我與你二道靈符救你性命一道符三更燒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許宣接了符納頭便拜肚內道我也八九分疑惑那婦人是妖怪真個是實謝了先生逕回店中至晚白娘子與青青睡着了許宣起來道料有三更了將一道符放在自頭髮內正欲將一道符燒化只見白娘子嘆一口氣道小乙哥和我許多時夫妻尚兀自不把我親熱却信別人言語半夜三更燒符來壓鎮我你且把符來燒看

就奔過符來、一時燒化、全無動撓、白娘子道、却如何說我是妖怪、許宣道、不干我事、臥佛寺前、一雲遊先生、知你是妖怪、白娘子道、明日同你去看他一看、如何模樣的先生、次日、白娘子清早起來、梳粧罷戴了釵環、穿上素淨衣服、分付青青看管樓上、夫妻二人、來到臥佛寺前、只見一簇人團團圍着那先生、在那裏散符水、只見白娘子睜一雙妖眼、到先生面前、喝一聲、你好無禮、出家人枉在我丈夫面前說我是一個妖怪、書符來捉我、那先生回言、我行的是五雷天心正法、凡有妖怪、喫了我的符、他即變出真形來、

那白娘子道衆人在此你且書符來我喫看那先生書一道符遞與白娘子白娘子接過符來便吞下去衆人都看沒些動靜衆人道這等一個婦人如何說是妖怪衆人把那先生齊罵那先生罵得口睜眼呆半晌無言惶恐滿面白娘子道衆位官人在此他捉我不得我自小學得個戲術且把先生試來與衆人看只見白娘子口內喃喃的不知念些甚麼把那先生卻似有人擒的一般縮做一堆懸空而起衆人看了齊喫一驚許宣呆了娘子道若不是衆位面上把這先生吊他一年白娘子噴口氣只見那先生依然

放下只恨爹娘少生兩翼，飛也似走了。衆人。
夫妻依舊回來，不在話下。日逐盤纏，都是白娘子許
出來用度。正是夫唱婦隨，朝歡暮樂。不覺光陰似箭，
又是四月初八日，釋迦佛生辰。只見街市上人抬著
柏亭浴佛，家家布施。許宣對王主人道：「此間與杭州
一般。」只見隣舍邊一個小的，叫做鐵頭，道：「小乙官人，
今日承天寺裏做佛會，你去看一看。」許宣轉身到裏
面，對白娘子說了。白娘子道：「甚麽好看，休去。」許宣道：
「去走一遭，散悶則個。」娘子道：「你要去，身上衣服舊了，
不好看，我打扮你去。」叫青青取新鮮時樣衣服來。許

官若得不長不短、似像體裁的戴一頂黑漆頭巾
腦後一雙白玉環穿一領青羅道袍腳著一雙皂靴
手中拿一把細巧百摺描金美人珊瑚墜上樣春羅
扇打扮得上下齊整那娘子分付一聲如鶯聲巧囀
道丈夫早早回來切勿教奴記掛許宣叫了鐵頭相
伴逕到承天寺來看佛會、人人喝采好個官人、只聽
得有人說道昨夜周將仕典當庫內不見了四五千
貫金珠細軟物件見今開單告官挨、查沒捉人處、許
宣聽得不解其意自同鐵頭在寺其日燒香官人子
弟男女人等往往來來十分熱鬧許宣道娘子教我

早回去罷轉身入叢中不見了鐵頭猴卜任秀用出門來只見五六個人似公人打扮腰裏掛着牌兒數中一個看了許宣對眾人道此人身上穿的手中拿的好似那話兒數中一個認得許宣的道小乙官扇子借我一看許宣不知是計將扇遞與公人那公人道你們看這扇子扇墜與單上開的一般眾人喝聲拿了就把許宣一索子綁了好似

數隻皂鵰追紫燕　一羣餓虎啖羊羔

許宣道眾人休要錯了我是無罪之人眾公人道是不是且去府前周將仕家分解他店中失去五千貫

金珠細軟、白玉絛環、細巧首飾、珊瑚墜子、你還說無贓、真贓正賊有何分說、實是大膽漢子、把我們公人作等閒看成、見今頭上身上腳上、都是他家物件、公然出外、全無忌憚、許宣方纔呆了、半晌不則聲、許宣道、原來如此、不妨不妨、自有人偷得、衆人道、你自去蘇州府廳上分說、次日大尹陞廳、押過許宣見了、大尹審問盜了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在於何處、從實供來、免受刑法拷打、許宣道、稟上相公做主、小人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的、不知從何而來、望相公明鏡詳辨則個、大尹喝道、你妻子今在何處、

許宣道見在吉利橋下王主人樓上大尹叫差人皮匠袁子明押了許宣火速捉來差人袁子明來到王主人店中主人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做甚麼許宣道白娘子在樓上麼主人道你同鐵頭早去承天寺裏去不多時白娘子對我說道丈夫去寺中閒耍教我同青青照管樓上此時不見回來我與青青去寺前尋他去也望乞主人替我照管出門去了到晚不見回來我只道與你去望親戚到今日不見回來衆公人要王主人尋白娘子前前後後遍尋不見袁子明將王主人捉了見大尹回話大尹道白娘子在何

說王主人細細與覆了道自須不是妖怪大尹一一
了道且把許宣監下王主人使用了些錢保出在
外伺候歸結且說周將仕正在對門茶坊內閒坐只
見家人報道金珠等物都有了在庫閣頭空箱子內
周將仕聽了慌忙回家看時果然有了只不見了頭
巾絲環扇子并扇墜周將仕道明是屈了許宣平白
地害了一個人不好暗地裏到與該房說了把許宣
只問個小罪名卻說邵太尉使李募事到蘇州幹事
來王主人家歇主人家把許宣來到這裏又喫官事
一一從頭說了一遍李募事尋思看自家面上就

去奈如何看做落。只得與他央人情上下使錢。一面大尹把許宣一一供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只做不合不出首妖怪等事。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工。李募事道鎮江去便不妨。我有一個結拜的叔叔。姓李名克用。在針子橋下開生藥店。我寫一封書。你可去投托他。許宣只得問姐夫借了些盤纏。拜謝了王主人并姐夫。就買酒飯與兩個公人喫。收拾行李起程。王主人并姐夫送了一程。各自回去了。且說許宣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先尋李克用家。來到針子橋生藥鋪

內只見主管正在門前賣生藥老將仕從裏面走出來兩個公人同許宣慌忙唱個喏道小人是杭州李募事家中人有書在此主管接了遞與老將仕老將仕拆開看了道你便是許宣許宣道小人便是李克用教三人喫了飯分付當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了錢保領回家防送人討了回文自歸蘇州去了許宣與當直一同到家中拜謝了克用參見了老安人克用見李募事書說道許宣原是生藥店中主管因此留他在店中做買賣夜間教他去五條巷賣豆腐的王公樓上歇克用見許宣藥店中十分精細

心中歎息原來藥舖中有兩個主管一個張主管一個趙主管趙主管一生老實本分張主管一生尅剝奸詐倚着自老了欺侮後輩見又添了許宣心中不悅恐怕退了他反生奸計要嫉妬他忽一日李克用來店中閒看問新來的做買賣如何張主管聽了心中道中我機謀了應道好便好了只有一件克用道有甚麼一件老張道他大主買賣肯做小主兒就打發去了因此人說他不好我幾次勸他不肯依我老員外說這個容易我自分付他便了不怕他不依趙主管在傍聽得此言私對張主管說道我們都要和

氣許宣漸來我和你照管他終是有不是處可當面
講如何背後去說他他得知了只道我們嫉妬老張
道你們後生家曉得甚麼天已晚了各回下處趙主
管來許宣下處道張主管在員外面前嫉妬你你如
今要愈加用心大主小主兒買賣一般樣做許宣道
多承指教我和你去閒酌一盃二人同到店中左右
坐下酒保將要飯果碟擺下二人喫了幾盃趙主管
說老員外最性直受不得觸你便依隨他生性耐心
做買賣許宣道多謝老兄厚愛謝之不盡又飲了兩
盃天色晚了趙主管道晚了路黑難行改日再會許

吃罷了酒錢各自散了許宣覺道有杯酒醉了恐怕衝撞了人從屋簷下回去正走之間只見一家樓上推開窗將熨斗播灰下來都傾在許宣頭上立住腳便罵道誰家潑男女不生眼睛好沒道理只見一個婦人慌忙走下來道官人休要罵是奴家不是一時失悞了休怪許宣半醉擡頭一看兩眼相觀正是白娘子許宣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無明火焰騰騰高起三千丈掩納不住便罵道你這賊賤妖精連累得我好苦吃了兩場官事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正是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許宣道你如今又到這裏却不是妖怪趕將入去把白娘子一把拿住道你要官休私休白娘子陪着笑面道丈夫一夜夫妻百夜恩和你說來事長你聽我說當初這衣服都是我先夫留下的我與你恩愛深重教你穿在身上恩將讎報反成吳越許宣道那日我回來尋你如何不見了主人家說你同青青來寺前看我因何又在此間白娘子道我到寺前聽得說你被捉了去教青青打聽不著只道你脫身走了怕來捉我教青青連忙討了一隻船到建康府娘舅家

夫昨日纔到這裏我也道連累你兩場官司也了[illegible]兩日見你你怪我也無用了情意相投做了夫妻如今好端端難道走開了我與你情似太山恩同東海暫同生死可看日常夫妻之面取我到下處和你百年諧老却不是好許宣被白娘子一騙回嗔作喜沉吟了半晌被色迷了心膽留連之意不回下處就在白娘子樓上歇了次日來上河五條巷王公樓家對王公說我的妻子同丫鬟從蘇州來到這裏一一說了道我如今搬回來一處過活王公道此乃好事如何用說當日把白娘子同青青搬來王公樓上次日

點茶請鄰舍第三日鄰舍又與許宣接風酒筵散了鄰舍各自回去不在話下第四日許宣早起梳洗已罷對白娘子說我去拜謝東西鄰舍去做買賣去也你同青青只在樓上照管切勿出門分付已了自到店中做買賣早去晚回不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過一月忽一日許宣與白娘子商量去見主人李員外并媽媽家眷白娘子道你在他家做主管去參見了他也好日常走動到次日僱了轎子逕進裏面請白娘子上了轎叫王公挑了盒兒丫鬟青青跟隨一齊來到李員外家下了轎子進到裏面請員外出來

宣名叫過作來見的娘子深深道個萬福了媽媽道拜了兩拜內眷都來見了原來李克用年紀雖然尚大卻專一好色見了白娘子有傾國之姿正是

三魂不附體　　七魄在他身

那員外目不轉睛看白娘子當時安排酒飯管待媽媽對員外道好個伶俐的娘子十分容貌溫柔和氣本分老成員外道便是杭州娘子生得俊俏飲酒罷了白娘子相謝自回李克用心中思想如何得這婦人共宿一宵眉頭一簇計上心來道六月十三是我

壽誕之日、不要慌教這婦人著我一個道兒不覺烏飛兔走纔過端午、又是六月初間那員外道媽媽十三日是我壽誕可做一個筵席請親眷朋友閒耍一日也是一生的快樂當日親眷隣友主管人等都下了請帖次日家家戶戶都送燭麵手帕物件來十三日都來赴筵喫了一日次日是女眷們來賀壽也有廿來個、且說白娘子也來十分打扮上著青織金衫兒、下穿大紅紗裙戴一頭百巧珠翠金銀首飾帶了青青都到裏面拜了生日參見了老安人東閣下排著筵席、原來李克用喫蝨子留後腿的人因見白娘

子容貌設此一計大排筵席各各傳盃弄盞酒至半酣卻起身脫衣淨手李員外原來預先分付腹心養娘道若是白娘子登東他要進去你可另引他到後面僻淨房內去李員外設計已定先自躲在後面正是

不勞鑽穴踰牆事　穩做偷香竊玉人

只見白娘子真個要去淨手養娘便引他到後面一間僻淨房內去養娘自回那員外心中淫亂捉身不住不敢便走進去卻在門縫裏張不張萬事皆休則一張那員外大喫一驚回身便走來到後邊望後倒

不如一命如何　　先教四肢不來

那貝外眼中不見別花似玉般態只見房中蟠着一條吊桶來粗大白蟒兩眼一似燈盞放出金光來將得半死回身便死一絆一交衆妓扶起看時面青口白手脚慌忙用安魂定魄丹服了方纔醒來老妓人與衆人都來看了道你爲何大驚小怪做甚麽李貝外不說其事說道我今日起得早了連日又辛苦了些頭風病發起倒了我去房裏睡了衆妓們再入席飲了幾盃酒散撒衆人作謝回家自想了回到

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舖中對許官告訴
問來使生一條計一頭脫衣服一頭哭氣許官道今
日出去喫酒因何回來哭氣白娘子道丈夫說不得
李員外原來假做生日其心不善因見我起身分求
親騙在宴前欲要姦騙我扯住我扯破衣服我欲待
叫起來衆人都在那里怕妝說子被我一推倒地他
惱羞沒意思假說跌倒了這惟恐那裏出氣許官道
也不曾姦騙你他是我主人家出於無奈只得忍了
這遭休去便了白娘子道你不與我做主還要做人
許官道先前多承姐夫寫書教我投奔他家虧他不

與收留在家做主管如今教我怎的好白娘子道男子漢我被他這般欺負你還去他家做主管許宣道你教我何處去安身做何生理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賤之事不如自開一個生藥舖許宣道你說只是那討本錢白娘子道你放心這個容易我明日把些銀子你先去賃了間房子却又說話且說今是古古是今各處有這般出熱的閒壁有一個人姓蔣名和一生出熱好事次日許宣問白娘子討了些銀子教蔣和去鎮江渡口馬頭上賃了一間房子買下一付生藥廚櫃陸續收買生藥十月前後俱已

宣借選日開張藥店不去做主管那李員外也自然
恨怨不去叫他許宣自開店來不匡買賣一日興一
日普得厚利正在門前賣生藥只見一個和尚將着
一個募緣簿子道小僧是金山寺和尚如今七月初
七日是英烈龍王生日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
香錢許宣道不必寫名我有一塊好降香捨與你拿
去燒罷即便開櫃取出遞與和尚和尚接了道是日
望官人來燒香打一個問訊去了白娘子看見道你
這殺才把這一塊好香與那賊禿去換酒肉喫許宣
道我一片誠心捨與他花費了也是他的罪過不覺

又是七月初七日許宣正開得店只見街上鬧熱人來人往幫閑的蔣和道小乙官前日布施了香今日何不去寺內閑走一遭許宣道我收拾了略待略待和你同去蔣和道小人當得相伴許宣連忙收拾了進去對白娘子道我去金山寺燒香你可照管家裏則個白娘子道無事不登三寶殿去做甚麼許宣道一者不曾認得金山寺要去看一看二者前日布施了要去燒香白娘子道你既要去我也攔你不得只要依我三件事許宣道那三件白娘子道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

來伴進我便來尋你也許宣道這個何妨都依從當時換了新鮮衣服鞋襪袖了香盒同將和逕到江邊搭了船投金山寺來先到龍王堂燒了香進寺閒走了一遍同眾人信步來到方丈門前許宣猛省道妻子分付我休要進方丈內去立住了腳不進去將和道不妨事他自在家中回去只說不曾去便了說罷走入去看了一回便出來且說方丈當中座上坐着一個有德行的和尚眉清目秀圓頂方袍看了模樣的是真僧一見許宣走過便叫侍者快叫那後生進來侍者看了一回人千人萬亂滾滾的又不認得他

回說不知他是那邊去了和尚見說拂了禪杖自用方丈來前後尋不見復身出寺來看只見衆人都在那裏等風浪靜了落船那風浪越大了道去不得正看之間只見江心裏一隻船飛也似來得快許宣對將和道這般大風浪過不得渡那隻船如何到來得快正說之間船已將近看時一個穿白的婦人一個穿青的女子來到岸邊仔細一認正是白娘子和青青兩個許宣這一驚非小白娘子來到岸邊叫道你如何不歸快來上船許宣却欲上船只聽得有人在背後喝道業畜在此做甚麼許宣回頭看時人說道

法海禪師來了禪師道業畜敢再來無禮殘害生靈老僧爲你特來白娘子見了和尚搖開船和青青把船一翻兩個都翻下水底去了許宣回身看着和尚便拜告尊師救弟子一條草命禪師道你如何遇着這婦人許宣把前項事情從頭說了一遍禪師聽罷道這婦人正是妖怪汝可速回杭州去如再來纏汝可到湖南淨慈寺裏來尋我有詩四句

本是妖精變婦人　西湖岸上賣嬌聲
汝因不識遭他計　有難湖南見老僧

許宣拜謝了法海禪師同蔣和下了渡船過了江上

呀歸家。白娘子同青青都不見了。方纔信是妖精。到晚來。教蔣和相伴過夜。心中忖悶。一夜不睡。次日早起。叫蔣和看着家裏。卻來到針子橋李克用家。把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時。他登東我撞將去。不期見了這妖怪。驚得我死去。我又不敢與你說這話。既然如此。你且搬來我這裏住着。別作道理。許宣作謝了李員外。依舊搬到他家。不覺住過兩月有餘。忽一日立在門前。只見地方總甲分付排門人等。俱要香花燈燭。迎接朝廷恩赦。原來是宋高宗策立孝宗。降赦通行天下。只除人命大事。其餘小

罪犯各赦放回家。許宣遇赦，歡喜不勝，吟詩一首，詩云：

感謝吾皇降赦文　網開三面許更新
死時不作他邦鬼　生日還為舊土人
不幸逢妖愁更甚　何期遇宥罪除根
歸家滿把香焚起　拜謝乾坤再造恩

許宣吟詩已罷，央李員外衙門上下打點使用了錢，見了大尹，給引還鄉。拜謝東鄰西舍、李員外媽媽合家大小、二位主管，俱拜別了。央幫閑的蔣和買了些上物，帶回杭州。來到家中，見了姐夫姐姐，拜了四拜。

李募事見了許宣焦躁道你好生欺負人我兩遭寫書教你投托人你在李員外家娶了老小不直得寄封書來教我知道直恁的無仁無義許宣說我不曾娶妻小姐夫道見今兩月前有一個婦人帶着一個丫鬟道是你的妻子說你七月初七日去金山寺燒香不見回來那裏不尋到直到如今打聽得你回杭州同丫鬟先到這裏等你兩月了教人叫出那婦人和丫鬟見了許宣許宣看見果是白娘子青青許宣見了目睜口呆喫了一驚不在姐夫姐姐面前說這話本只得任他埋怨了一場李募事教許宣共白

子去一間房內去安身、許宣見晚了、怕這白娘子、心中慌了、不敢向前、朝着白娘子跪在地下道、不知你是何神何鬼、可饒我的性命、白娘子道小乙哥、是何道理、我和你許多時夫妻、又不曾虧負你、如何說這等沒力氣的話、許宣道、自從和你相識之後、帶累我喫了兩場官司、我到鎮江府、你又來尋我、前日金山寺燒香歸得遲了、你和青青又直趕來、見了禪師、便跳下江裏去了、我只道你死了、不想你又先到此、望乞可憐見饒我則箇、白娘子圓睜怪眼道、小乙官、我也只是爲好、誰想到成怨本、我與你平生夫婦、共枕

同衾許多恩愛如今却信別人閒言語教我夫妻不睦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驚得許宣戰戰兢兢半晌無言可答不敢走近前去青青勸道官人娘子愛你杭州人生得好又喜你恩情深重聽我說與娘子和睦了休要疑慮許宣吃兩個纏不過叫道却是苦耶只見姐姐在天井裏乘涼聽得叫苦連忙來到房前只道他兩個兒厮鬧拖了許宣出來白娘子關上房門自睡許宣把前因後事一一對姐姐告訴了一遍却好

奴丈夫乘涼歸房姐姐道他而今兒廝鬥了一夜不知睡了也未你且去張一張了來李募事走到房前看時裏頭黑了半亮不亮將舌頭咂破紙窗不張萬事皆休一眼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睡在床上伸頭在天窗內乘涼鱗甲內放出白光來照得房內如同白日嚇了一驚回身便走來到房中不說其事道睡了不見則聲許宣躲在姐姐房中不敢出頭姐夫也不問他過了一夜次日李募事叫許宣出去到僻靜處問道你妻子從何娶來實實的對我說不要瞞我自昨夜親眼看見他是一條大白蛇我怕你姐姐

宣惱不說出來許宣把從頭事一一對姐夫說了一遍李募事道既是這等白馬廟前一個呼蛇戴先生法捉得蛇我同你去接他二人取路來到白馬廟前只見戴先生正立在門口二人道先生拜揖先生道有何見諭許宣道家中有一條大蟒蛇相煩一捉則個先生道宅上何處許宣道過軍將橋黑珠兒巷內李募事家便是取出一兩銀子道先生收了銀子待捉得蛇另又相謝先生收了道二位先回小子便來李募事與許宣自回那先生裝了一瓶雄黃藥水一直來到黑珠兒巷內問李募事家人指道前面那

僕子內便是先生來到門前想想了子咳嗽一聲道
無一個人出來敲了半晌門只見一個小猴子出來
問道尋誰家先生道此是李姝乖家麼小猴子道便
是先生道說宅上有一條大蛇纏繞二位官人來請
小子捉蛇小猴子道我家那有大蛇你差了先生道
官人先與我一兩銀子說捉了蛇後有重謝白猴子
道沒有休信他們哄你先生道如何作耍白猴子三
回五次發落不去焦燥起來道你只個會捉蛇只怕
你捉他不得哉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呼蛇捉蛇量
這一條蛇有何難捉猴子道你說捉得只怕你見了

要走先生道不走不走卻走到叫一錠白銀被子道隨
我來到天井內那娘子轉個灣走進去了那先生手
中提着桃兒立在空地上不多時只見刮起一陣冷
風風過處只見一條吊桶來大的蟒蛇趕將來正
是

人無害虎心　　虎有傷人意

且說那蛇先生喫了一驚望後便倒雄黃罐兒也打
破了那條大蛇張開血紅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
生先生慌忙爬起來只恨爹娘少生兩脚一口氣跑
過橋來正撞着本莊[illegible]道知何那先生

道好教二位得知從前項事從頭說了一遍取出那一兩銀子付遞李公甫道若不生這雙蛇連性命都沒了二位自去照顧別人急急的去了許宣道姐夫如今怎麽處李公甫道眼見實是妖怪了如今赤山埠前張成家欠我一千貫錢你去那里靜處討一間房兒住下那怪物不見了你自然去了許宣無計可奈只得應承同姐夫到家時靜悄悄的沒些動靜李公甫寫了書帖和票子做一封教許宣往赤山埠去只見白娘子叫許宣到房中道你好大膽又叫甚麽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

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許宣聽得，心寒膽戰，不敢則聲，將了票子，悶悶不已。來到赤山埠前，尋著了張成，隨即袖中取票時，不見了，只叫得苦。慌忙轉步，一路尋回來時，那裏見？正悶之間，來到淨慈寺前，忽地裏想起那金山寺長老法海禪師曾分付來：倘若那妖怪再來杭州纏你，可來淨慈寺內來尋我。如今不尋，更待何時？急入寺中，問監寺道：動問和尚，法海禪師曾來上刹也未？那和尚道：不曾到來。許宣聽得說不在，越悶，折身便回來長橋堤下，自言自語道：時衰鬼弄人，我要性命何用？看着一湖清水，卻待要跳。正

是

閻王判你三更到　定不容人到四更

許宣正欲跳水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男子漢何故輕生死了一萬口只當五百雙有事何不問我許宣回頭看時正是法海禪師背馱衣缽手提禪杖原來真箇纔到也是不該命盡再遲一碗飯時性命也休了許宣見了禪師納頭便拜道救弟子一命則個禪師道這婦人今在何處許宣把上項事一一訴了道如今又直到這裏求尊師救度一命禪師於袖中取出一箇鉢盂遞與許宣道你若到家不可教婦人得知

悄悄的將此物劈頭一罩切勿手輕緊緊的按住不
可心慌你便回去且說許宣拜謝了祖師回家只見
白娘子正坐在那裏口內喃喃的罵道不知甚人挑
撥我丈夫和我做冤家打聽出來和他理會正是有
心等了沒心的許宣張得他眼慢背後悄悄的望白
娘子頭上一罩用盡平生氣力納住不見了女子之
形隨着鉢盂慢慢的按下不敢手鬆緊緊的按住只
聽得鉢盂內道和你數載夫妻好沒一些兒人情略
放一放許宣正沒了結處報道有一個和尚說道要
收妖怪許宣聽得連忙教李募事請禪師進來來到

說得

[illegible]

衆而許宣道收弟子兩個不知甚[illegible]日[illegible]的提攜念畢輕輕的揭起鉢盂只見白娘子縮做七八寸長如傀儡人像便曲緊閉做一堆兒伏在地下禪師喝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禪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爲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一處不想遇着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住一時冒犯天條却不曾殺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禪師又問青青是何怪白娘子道青青是西湖內第三橋下潭內千年成氣的青魚一時遇着拉他爲伴他不曾得一日歡娛并望禪師憐憫禪師道念你

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勃
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
青魚怪來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
狂風風過處只聞得豁剌一聲響半空中墜下一個
青魚有一丈多長向地撥剌的連跳幾跳縮做尺餘
長一個小青魚看那白娘子時也復了原形變了三
尺長一條白蛇兀自昂頭看着許宣禪師將二物置
於缽盂之內扯下褊衫一幅封了缽盂口拿到雷峰
寺前將缽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
來許宣化緣砌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

魚不能出世且說禪師押鎮了留偈

西湖水乾　江湖不起

雷峯塔倒　白蛇出世

法海禪師言偈畢又題詩八句以勸後人

奉勸世人休愛色　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　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　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　白蛇吞了不留些

法海禪師吟罷各人自散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

禪師爲師就雷峯塔披剃爲僧修行數年一夕坐化

去了衆僧贊歎焚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歸去世時亦有詩四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　鐵樹開花發　朴

化化輪廻重化化　生生轉變再生生

從知有色還無色　須識無形却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　空空色色要分明

第二十八卷